

世界上有些地方很小,却以物产闻名天下。台州黄岩算是一例。去过黄岩的人不多,但不知道黄岩蜜橘的人一定很少。据史书记载,公元3世纪黄岩就有柑橘,唐朝时还被选为贡品。但黄岩蜜橘让台州以外的普通人得以品尝,大概要到晚清。那时,水路交通日渐发达,黄岩柑橘用船先运抵乍浦码头。后来上海设立了桔行,船就直运过来了。从此,“黄岩蜜橘”口口相传,上海与黄岩有了不解之缘。

我这是第一次去黄岩。橘子尚未成熟,没有体验采橘之乐。但黄岩作为中国模具之都,先富起来早有耳闻。好多年前,看当地一位作家写过,说这里的人无论清高还是世俗,都充满了两种东西的渴望,一是豪宅,二是好车。结婚时,他们喜欢开车到市政府门前绕上一圈,谓之“采喜”。遇上特别吉日,“采喜”的车队多达数百辆,一度造成交通堵塞。然而,这次让我惊异的却是黄岩的一家书店。

当晚,两位黄岩城投集团的年轻人小俞、小陈陪我们逛江河古道。他们先引路去五洞桥。该桥石拱五洞,桥面亦五折,风格厚实凝重又带点飘逸。他们略带自豪地介绍:“这是宋代河南岸眺望,年轻人指着对岸一片璀璨桔黄灯光说:“这就是我们的朵云-黄岩店”。夜空下,灯光勾勒出整栋建筑的通透、简洁、精致。庭院前灯光闪烁,似海边渔火。透过明净的大玻璃,依稀可见里面的巨幅山水画,影影绰绰,确有云里雾里之感。年轻人继续介绍:“这是我们与上海朵云书店合作的。五洞桥畔最好的地块,许多人都想要,最后市里拍

想必不少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,你梦见的熟悉的地方,不久它就出现了;你梦见的熟悉的人,不久就真遇上了——似曾相识燕归来。

那一天,“木桶”的励姐邀请我和一拨画家去她的公司参观雅集。我称呼她励姐并不是她年龄比我大,而是她风风火火的劲头像个姐姐,她对员工的态度与其说是个老板,不如说像个领着兄弟姊妹做家务的大姐姐。

进了励姐的会客室,我大吃一惊,窗外几幢老旧建筑蓦地闪入眼帘,这不是我的幼儿园吗?这不是我的小学校吗?会客室的窗正对着这幢两层楼房的后窗,其中底楼的一个窗户我太熟悉了,那是学校的图书室:我在那里图过案,我在那里偷过书……不过,我用这样一个说辞来掩饰自己的品行:雅窃不算偷。

励姐的公司就在苏州河边的光复路和梅园路的拐角,这是我儿时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如今这里是一个创意园区,周围高楼林立,河边岸柳成行,绿草如茵。如果不是在励姐的办公室内部观察,真也认不出这里是我魂牵梦绕的童年时光。

光复路这个路名,乍一看就可想象这一定和革命与战争有关。这条路建于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(1900-1904),民国元年为纪念光复运动,命名为光复路。从梅园



板给了我们做书店。”可能因为我做过出版,知道现在书店之难。听了这句,不免有点感动。小俞又说:“今天先带你们看看夜景,明天再好参观。”

于是到了明天。我们去书店参加一个文化讲座。他们差不多每两周举行一次活动。当日黄岩酷热,但来听讲座的年轻人络绎不绝。网上预订常常一票难求。书院坐落在永宁江畔桔源街上,休憩区设置有两个白色、蓝

黄岩有朵云

陈保平

色云形长座,是回收海洋垃圾,用模具灌注塑料成型,象征着黄岩模具之都的优势。门庭设计为一朵云,跨入云门便豁然开阔,珍珠白石铺地,黛绿石板成阶。两边几株朴树错落有致。特别是灯光设计与一些中小城市喜爱艳丽不同,只有桔黄一色,在初夜湛蓝的夜空下显得十分柔和、安静。进入屋内,可见四边高七层的书架,摆满了不同版本的古今中外经典。还设有黄岩地方史藏书阁。乍一看这些文献善本,想起上午去参观的黄岩历史博物馆,方知自己对黄岩还是孤陋寡闻。听罗永华馆长介绍,黄岩从宋代始就是浙东学术重地。几百年来,天台黄岩一带,光书院就有十余家。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书院山长叫王棻。他博学通经,一生著书数百卷。当年,他深感黄岩藏书不足,四处搜集百家典籍。从京师借得失传的明抄本《杜清献集》(杜为宋代贤

不过,她一直想圆一个梦,做一个艺术产品的画廊。于是她一直在结交文化艺术界的朋友,尽可能以一己之力参与或帮助上海画家的艺术活动。

我问励姐,为啥给自己的企业起一个“木桶”的名字?励姐说,木桶是农村最普通实用的用具,它不但是容器,还是可以干很多事情的工具。木桶的构造和功能还隐喻

王震坤

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,比如诚信,诚是桶中的水,明澈可鉴;信是盛水的桶,坚定不移。一旦桶散了板,诚和信就荡然无存,所以诚信是我做人做企业的根本。

正当励姐踌躇满志,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,突如其来疫情,打碎了她梦想,事业一度陷入困境。宁波人说起话来石骨铁硬,宁波人做起事来也是石骨铁硬的。对于挫折,这个小伙子不买账,不服输,暂且放下了她的梦想,寻思从最脚踏实地的事业重新做起。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励姐注意到上海居民买早餐的困难,她就从公司附近居民的早餐服务开

地处张掖市的河西学院,是兰州至乌鲁木齐近2000公里区间唯一的综合性高校。那年,我听说贾植芳先生的藏书送去了河西学院图书馆,还有不少复旦的师友也送了书,就很想参与。得到应允后,开始整理。我曾把供职几十年成套的《现代家庭》《为孩子》年度合订本,捐给了虹口区图书馆,那是父亲曾工作过的地方。那天用平板推车把这些合订本拖走时,心头曾闪过一丝惆怅。这一回整理,书很杂,做起来常常迟疑,有的很有些年头的旧书,那上面有相关的回忆。书是浓缩的人生,自己的,或是他人的。最终,还是把那些书打包十来个纸箱,托运到了河西学院。学院图书馆非常仔细认真地登记造册,给我发来证书表示感谢。

2018年,我应邀参加了在河西学院举

相,以清正闻名。黄岩人。)日夜抄录,并编撰年谱作为附集一起付梓。他还刻印明代方孝孺《逊志斋集》;将江西学政赠银3000两购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藏于名山阁藏书楼。此等文化情怀确实让人高山仰止。

当晚,书院的讲座是两位作家探讨女性及旅游。来者多为女读者。交流环节时,一位听众问作者:“你在书中多次谈到爱尔兰,为什么?他们与中国有何相通之处?”作者谈了自己的感受,说也许两个民族都有较长的苦难历史吧。这位读者沉思片刻说,有机会我也很想去那里看看。这时,突然有位女孩举手说:她很喜欢作者的作品。因其中讲到意大利,她想为大家唱一首意大利民歌。台下响起些许掌声,并不热烈,也许对她的冲动有些怀疑。没想到她一开口竟字正腔圆,唱到动情时眼中还噙着泪花。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她有点激动,说:“我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,现在本地做音乐老师。”她的声音带点羞涩又不无自豪。这时候,你会觉得黄岩的年轻人真是可爱。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好奇、对异域文化的吸纳有一种闲适、从容的心态。

离开书店前,店主带我们去一楼咖啡吧,品尝了她们自制的咖啡和西点。点心师也很年轻,从海外学习回来,他烘焙的蛋糕细而不膩,味道一点不亚于上海的网红店。其中一款取名“桔利”的甜品,外层用桔子巧克力甘纳许慕斯包裹,抵在嘴里,蜜橘的清香回味无穷。你会突然想到,这里就是中国柑橘的始祖之地。我心里还想,几十年、甚至几百年后,人们会不会不仅知道黄岩有蜜桔,还知道黄岩有朵云。

始做起。她没有简单地复制上海人爱吃的传统早餐“四大金刚”,而是另辟蹊径,做起了更适合新上海人上班族的面包咖啡奶茶。

说来又是凑巧,励姐的新店恰好坐落在恒丰路普济路,我的母校中学附近。好玩吧?我和励姐一前一后两代人,由外乡人融入上海,她进入上海脚印似乎和我惊人地相同。

有一种说法,人到了三岁才有了记忆,这个岁数我刚好被抱入上海。朦胧中,我好像记得母亲用核桃云片糕喂住我的哭闹,在一个陌生的床上进入梦乡。多少年以后,我回到故乡镇江大港,大哥指着一间黑绰绰的旧屋对我说,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……我的记忆储存顿时调出画面:我来过这个地方,一切都似曾相识。

等几天风凉了,我想去一次励姐的“木桶”,品一品咖啡,尝一尝面包,再听一听她石骨铁硬的宁波普通话。

我想坐在斜阳下的苏州河畔,让微风吹过,看一看逆光穿过的高楼魅影,那里有我的母校,说不定又能遇见似曾相识的过往……



浅壁自斟家酿酒 小红初放手栽花（仿陆游句）

（书法）朱晓东

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小病了一场,那段日子很不好过,我躺了两个多星期。到了四月中旬,女友露西喊我起床,说,春天到了,我们带你去湖区。

听到“湖区”两个字,顿时有了力气。七年前,我第一次来到英国。一个日暖风和的夏天,和同学们坐着一辆大巴车去旅行。车子在山间小路上摇摇晃晃,我一路沉睡,到了午后,眼睛隐约感受到了车窗外经过的树木,光影斑驳。睁开眼,看到大片的绿色小森林,透过一棵棵树的缝隙,看到了远处有绿草,有羊群,有清澈的湖水,湖边有白色天鹅。进入村庄,村庄里是石头小路,小路高高低低,每一家的窗前都有花朵,所有的房子外面都有红花绿树。村庄极为宁静,只觉得美,像是在尘世之外。

这是湖区,第一眼就被深深地迷住了。七年后,湖区的春天还在等我。我被命运又重新带回到这里。这个世界上,很多事情是无解的,但是美却是真理。今天,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困境、当时的孤单,忘记了当时深夜为何失眠,但是我清晰记得湖区的美。人对美总是念念不忘的。湖区是英伦乡村的典型,在《国家地理杂志》评选的“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”榜单中,被英国人骄傲地称作“后花园”。来英国后我常常提到陶渊明,这里的景象竟然和陶潜笔下描述的一模一样: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……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

我还一度怀疑金庸是否到过英格兰湖区。生病的我在湖区行走,走得很慢,看到远处炊烟的那一刻,我想到了金庸笔下杨过扶着受重伤的小龙女去找她的古墓。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湖区的景色和金庸笔下描述的某种江湖也是相似的。小屋炊烟袅袅,远处有绵羊和牛群落在田野,步行就可以到达瀑布。这不就是金庸笔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绝美归宿么。

英国女作家碧雅翠丝·波特笔下彼得兔的故乡,也是英格兰湖区。当年波特小白兔偶遇湖区,看到这里的蓝天白云,静美湖泊,石头木屋,向往拥有菜园农场的乡村生活。她最后定居湖区,买下了一个农场,和小动物们还有花花草草度过余生。这是一个女作家和湖区有关的优美和慢的时光。

著名湖畔诗人威廉·华兹华斯故居“鸽舍”(Dove House)也在湖区。华兹华斯是剑桥的高材生,后居住在湖区,一生只和大自然在一起。

为何那样爱湖区,想来想去,也是由于她的江南气质。湖区是理想中的江南好风光。有山,有水,有烟雨蒙蒙,有仙气也有烟火气。我想起了苏州和杭州,苏州春天潮湿的平江路,杭州四月里西湖边的灵隐寺,那可是人间的天堂啊。

湖区归来,我的心情和身体也渐渐地好了。我决定再次出发,一路向南,再向南,去看伍尔夫的花园,去看简奥斯汀出生的小镇,去看海边的中世纪小城。

久不能平复。图书馆保存了历史,使我们有机会以史为鉴。

文汇报钟锡知先生曾写给我一封关于《伤痕》发表的信,那是1978年8月12日,薄薄的信纸信封已经有点破损。我想这封信应该给复旦大学图书馆,我的母校,也是小说《伤痕》的诞生地。那天,陈思和馆长非常细心地安排了简单的仪式。我还参观了“特藏馆”,那里收集了很多现当代特藏文献,许多原汁原味承载着特殊历史时期的实物。据说这是复旦图书馆着力开拓的新业务,那些东西留下了,是会说话的。

十日谈

我与图书馆
责编:王瑜明

不可一日无书的读史老张与上图的缘分又是怎样的,请看明日本栏。

保存历史

孙小琪

大阅览室坐满了人,寂静无声。我抬头四顾,只觉得心在胸腔里咚咚地跳。我捧着杂志去柜台归还,年轻女孩看我一下午翻找,有点抱歉地对我说,1976年10月以后的杂志,好像没有了。我怔怔地看着她,一时无语。从图书馆出来,走在夜色中清冷的高安路上,我的心情

馆。我在为96岁的蒋老撰写口述历史,他说“文革”后期上海的《学习与批判》曾刊登叫作《灵璧夜谈》的文章,发生了一些事。阅览室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女孩,按我要求,把历年的合订本一一找出。最后,是在1976年的第3期上找到了。88页的杂志用了整整15个版面,刊登了长篇通讯《灵璧夜谈》。图书馆的